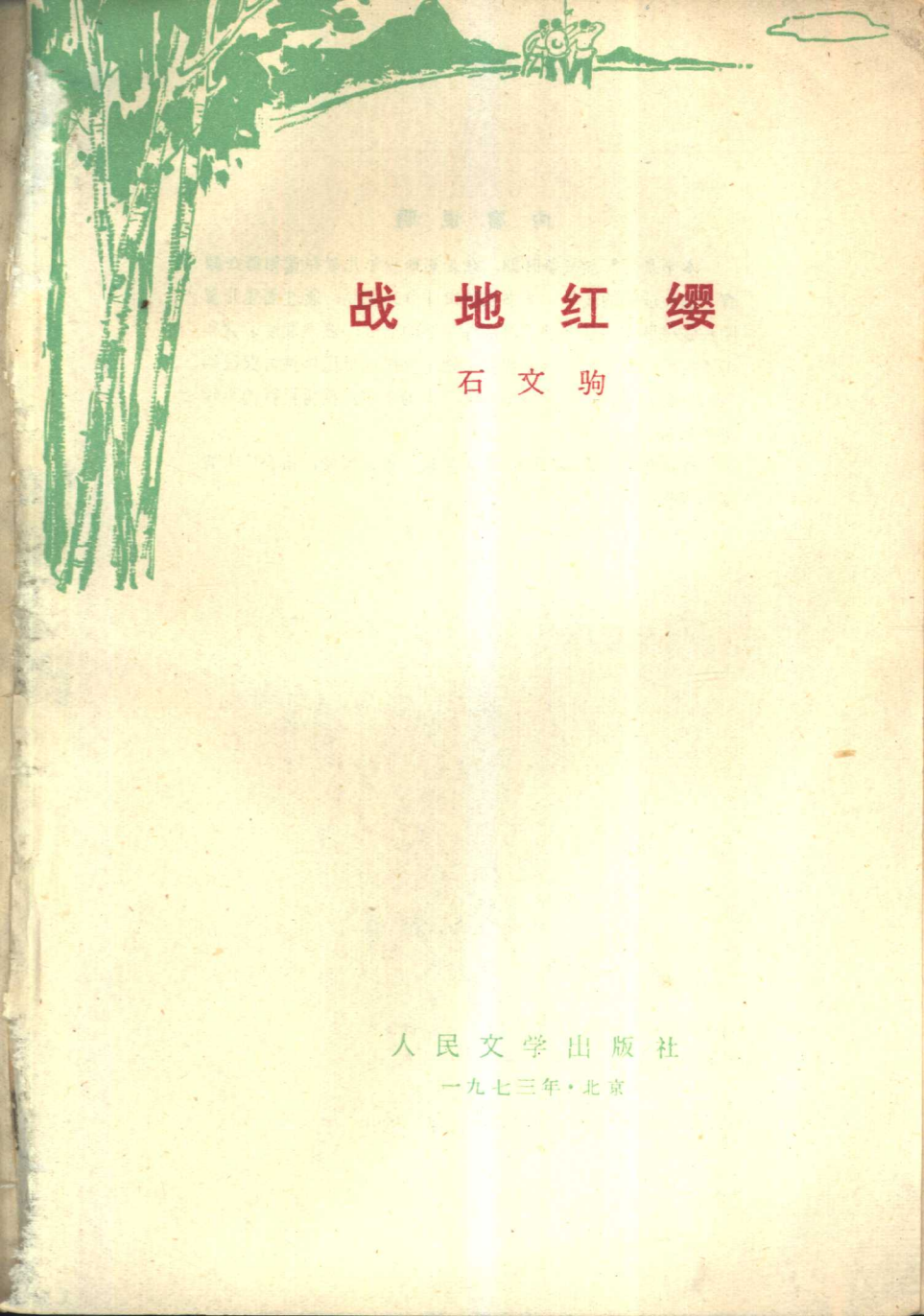


战地红缨

石 文 驹





战地红缨

石文驹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七三年·北京

战 地 红 纓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)

字 数 151,000 开 本 787×1092 毫 米 $\frac{1}{32}$ 印 张 8 插 页 6

1973 年 5 月 北 京 第 1 版

1973 年 5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

书 号 10019·2015

定 价 0.52 元

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印 刷 厂 印 刷

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内 容 说 明

本书是写解放战争时期，东北某地少年儿童在党和群众教育下战斗成长的故事。全书以阶级斗争为主线，通过描述儿童团长张得欣在尖锐激烈的对敌斗争中的活动，热烈歌颂了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，深刻揭露了地主阶级残酷压榨贫苦农民的滔天罪行，塑造了一个爱憎分明、立场坚定、英勇机智的少年英雄形象。

作品中人物形象鲜明，情节生动，语言流畅，适合广大青少年阅读

封 面、插 图：王 大 鹏

目 次

一	生 日	1
二	威 逼	12
三	孩子的心	24
四	仇和恨	36
五	“狼来了”	51
六	“善德堂”	65
七	盼呀盼	78
八	迎解放	90
九	属革命的	102
十	红缨歌	112
十一	控 诉	122
十二	愿 望	134
十三	抓“鬼”	144
十四	将计就计	155
十五	半夜枪声	169
十六	山 鹰	187
十七	风云突变	199
十八	考 验	209

十九 一往无前 229

尾 声 248

一 生 日

一九三三年的冬天，来得格外早，老天就象有意跟穷人作对似的，农历才交九月，就呼呼地刮起了西北风，寒潮一场紧接着一场，无情地扫荡着山海关外的辽西平原。

乌云遮掩着太阳，冰雪覆盖着大地，没有光，没有热，只是一个劲儿地冷。田野里空荡荡的，屯子里冷冷落落，家家紧闭着门窗。地里没草可拾，没有野菜可挖，孩子们在自个家的小土炕上一猫，街上看不见他们跑跳的影子，院落里听不见他们嘻笑的声音，连空气都好象冻结了，到处是一片死气沉沉。

大黑山阴沉着脸，俯视着它脚下的大黑山屯。屯子当中是一座地主老财的深宅大院，正门上，挑着一面花里花梢、黄地带道的伪满旗，在风雪中抖动着。大院周围，散散乱乱地戳着一幢幢茅棚土屋，风雪猛烈地冲撞着家家的破门烂窗，呜呜地发着寒威。从屯西头场院旁边的小土屋里，传出一声声婴儿的哭叫——一个出世不久的小生命，正在啼饥号寒：

“哇——哇——”

真揪心哪！伴随着孩子的啼哭，是女人的呻吟和男人

的叹息：

“唉！又多了一张嘴，又添了一份债呀，这个世道，穷人的日子可咋过啊！”

生个儿子本来是喜事，可是，现在张东合家，却是一片哀愁。孩子刚满月，家里又没粮了。

月子里的母亲，披着一条破夹被，坐在小土炕上，紧紧抱着正在哭闹的小儿子，用手抚摸着孩子身上那冻得紫里透青的细皮嫩肉，想用自己的身体遮挡寒气，用自己的体温暖一暖孩子。可是她那副病身子，肚里没食，身上没棉，哪里还有多少热气呀！孩子踢蹬着小腿，摆动着小脑袋在妈妈怀里乱拱，把塞到嘴里的干瘪奶头一次一次往外吐。他吸不出奶汁来，哇哇哭叫着。

张东合空着肚子支起身板，上身披着一件破棉袄，下身穿一条百补千纳的裤子，蹲在灶坑旁边的一堆乱草上。他烦躁地搓着两只大手，抬眼看看妻子怀里那个饥饿的小生命，心里痛苦地想：“唉，这个不懂事的小冤家呀，你投错了胎啦……”想到这里，他猛地拍了下脑门子，说：“咳，别怨这怨那，孩子咋的啦？孩子没错！都怨这个世道呀！”他忽地站起来，推门要走。

“他爹，你干啥去？”妻子抬起头来看了看丈夫，着急地问。

张东合粗声粗气地说：“找金老歪，借粮去！不能眼看着一家人饿死呀！”

“唉，还去个啥劲呀，他金老歪不是早就发话了吗？说

今年年成不好，一律要清账，欠他的阎王债总也还不清，不能再借了，我看你去也是白搭，还不如……”她说到这里，想起了什么，抬头望望窗外，说：“你把小玲子打发哪儿去了，天快黑了，怎么还不回来？”

“上她赵爷爷那儿去了。”张东合心里乱糟糟的，只是答了一句，又退回门里，用手抓挠着那乱蓬蓬的头发，眉头上拧起个大疙瘩，两眼直勾勾地瞪着，在屋里来回地走。

“唉，又去麻烦人家！”妻子叹了口气，想到赵爷爷和乡亲们勒着腰带，凑了点地瓜面、碎米子给她坐月子用的事，说，“这年头，月子不好坐，日子更难熬呀，靠了穷帮穷，混过了这一时，往后也没法对付呀。唉，没法子，孩子生在咱这穷家里，是死是活由他自己长吧！”

这些话，勾起了张东合的许多心事，他的心情也象这小土屋里的气色一样，一下子暗淡下来了。

张东合是个勤勤恳恳的庄稼人，从小就跟着父亲张老大在这大黑山下种地，一家人汗一把泪一把，莳弄着从地主金老歪家租来的十几亩山坡地，年年打的粮食去了交租子，就没有自己吃的。张老大又领着一家老小，起大早贪大黑，累死累活地在河边上开了几亩荒，用手拨拉着一棵棵小苗，心里盼哪、盼哪，总想得个好年成，吃上几顿饱饭，可是打的那点粮食还是供不上嘴。本来日子就紧，偏偏又赶上了一场大旱，地耨荒了，人饿倒了，金老歪家趁火打劫，用“驴打滚”的高利贷放钱放粮，张老大借了金老歪家一石高粱，利滚利地越滚越多，越滚越还不起，五年工夫，连房子带地都

落到金家手里，父亲被活活逼死。父亲死后，张东合两手空空，欠了一身饥荒，金老歪立逼着到他家当了长工。从这以后，张东合就象戴上了笼头，成年累月给地主当牛做马，过了一年又一年，身上的债越背越重，眼前的路越走越艰难了。才四十来岁的人，就早早地愁白了头，累弯了腰，人萎缩了，锐气不足了。他觉得自己已经精疲力尽，这辈子算没有什么奔头了，只是有时宽慰自己说：“唉，咱这辈子不行了，盼着儿女得济吧！”妻子先前生了三胎，在贫困和疾病的摧残下，有两个孩子都是还没离开娘的怀抱就死去了，只活下来一个女孩儿。现在怀里的这个弱小的生命能不能活下去呢……张东合想到做父亲的责任，感到应该好好保护孩子。于是，他又一次下了决心：“不行，还得找他们去，先借点粮吃再说。今年的工钱没了，那就让他们从明年的扣吧，我豁上这把身子骨，宁愿自己不吃不喝，累死饿死，也得想办法让孩子活下去！”

张东合出了家门，低着头，躲避着扑面打来的风雪，艰难地走着，心里不住地盘算：从打地里收完大秋以后，自己尽在上山干活，晚上就住在赵爷爷的小屋里，每天的饭，都是金老歪叫人给他带去几个冷糠窝窝。一个多月了，总也没登金家的门。为了照看妻子生孩子，早晚又耽误了些工。要是金家知道了，免不了要挨一顿臭骂哩，借粮的事怕……想到这里，又有些犹豫了：“唉，还是去求求穷哥们帮一把吧，为啥要自讨没趣呢！”他突然收住脚步，抬头向前望了望，看见金家大门楼上悬着灯笼，挂着彩绸，大门洞里人来

人往，闹闹嚷嚷的。

“噢！”他想起来了，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脑门子，心里琢磨着：“你看，我倒忘了，头些日子，就听说金老歪的小老婆生了个儿子，八成是办满月吧。正好趁这个日子上门道个喜，就劲提一提借粮的事，也许比平常好说话。”他紧走了几步，来到大门楼前。一群金家的远亲近友，喝的醉迷红眼，一溜歪斜地从台阶上走下来，张东合闪身让他们走过去。随后，就听见门里又“滚呀滚”地一阵乱喊，几个看家狗推搡着一个破衣烂裳的老头，刚推出大门洞，就“咚”地一脚，把老头踹下了石台。“老家伙，疯疯癫癫地胡闹啥？还要账！要什么账？纯粹是找死！”金老歪在后面骂了几声，转身就回去了。随后，那条大黑狗“呜”地一声蹿了上来。

张东合连忙把狗轰走，上前一看，原来是那个沿电乞讨的独臂老汉，就问道：“老大爷，摔坏了没有啊？要饭咋要到这里来啦？”

老汉气的浑身乱颤，一只手扶着张东合伸过来的胳膊，从地上爬起来，跺着脚，指着大门楼骂道：“强盗！多狠毒哇！”又跟张东合说：“我不是来要饭，是要账！他欠了我三代子的血泪账！这账，我是一定要！”

独臂老人颤抖着，踉踉跄跄地走了。张东合抬头朝阴森森的大门洞里望了望，又看了看悬在门楣上那块刻着“善德堂”的金字匾，不觉噁心地皱了皱眉头，迟迟疑疑地走了进去。

大院里灯火照耀，客厅里叽叽嘎嘎响着一阵阵男男女女

女的说笑声，留声机吱扭吱扭地唱着各种洋腔怪调，厨房里刀勺盘碗叮当乱响，大院四角的炮楼上噼噼啪啪响着鞭炮。

地主金老歪五十多岁得了个儿子，可真象得了宝贝疙瘩。在这以前，他守着万贯家财，吃喝玩乐，百事如意，就有一样很不顺心，到五十岁上还没儿没女，成天愁着后继无人。二十年前，因为大老婆不生不养，就一脚把她蹬开，又娶了个小老婆。这个小老婆是奉天城里有名的花货，外号叫“小奉天”。她有一套笼络人的本事，每天打扮的妖里妖气，先把金老歪迷住，又帮着金老歪结交官府，经营钱财，刮穷人的血汗，扩大了金家的财势，也算是“治家有功”。金老歪对小奉天百依百顺，啥事都听她的。过了四十岁，她才怀了个病胎，生下来就先天不足，病病歪歪的。好赖不是“外拨秧”，有了总比没有强，金老歪老来得子，乐得不得了，三天一请，五天一宴，过满月了，更得花天酒地，大讲排场。

金老歪应酬了一天，这时正在小书房里休息，请来个算卦先生给他儿子算命。算卦先生挤弄着他那二层眼，一句一句地尽挑好听的说。金老歪四脚八叉地躺在一张太师椅上，眯起眼睛，一个字一个字地用心听。那个外号叫阴阳脸的杨管家，听到有人敲门，推门一看是张东合，隔着门坎问了问来意，就让他门外等着回话。金老歪听说张东合给他道喜，连理也没理，只顾向算卦先生询问他儿子的凶吉祸福。

“你说少爷的命是——”

“是金命，金命。”算卦先生翻着白眼，伸着左手，用大拇

指甲掐着另外几根瘦指头节儿说：“少爷的命大呀，是金命，落在姓金的富贵人家，又是秋天降生的，这秋天也是金的呀，诗书上称秋天的风是金风。”

金老歪坐在那里，满意地用鼻子哼哼着。算卦先生顺情说好话，喝喝咧咧地唱道：

“金风吹到贵人家，金银藤上开金花，金银花开结金果，金屋藏个金娃娃。”唱到这里，他停下来，侧歪着耳朵听了听对方没有多大的反应，马上警觉到，不能把话说绝了，得给自己留点活口。于是，话头又拐了个弯儿，说：“虽说少爷是大富大贵的命，可也免不了有点小病小灾的。”

金老歪一听这话，两条短腿往上举了举，又使劲儿往下一压，两头一撇搭，把那个大肚子从椅子圈里抬起来，往前探了探身子，对着算卦先生的耳朵挺认真地说：“先生，我五十岁上得了这个宝贝疙瘩，这也是祖上有德，总算后继有人啦！说实在的，有了他，这万贯家财，我什么都舍得出来。可就是，咳，就是总那么病病快快的，长得不大旺欣。”

“噢——”算卦先生又翻着白眼珠望了望天，掐着指头，嘴里念念有词地数道着，“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，酉鸡。今年是鸡年。少爷是属鸡的。本命好斗，不合群，八成是有谁和少爷犯‘相’，遇上了灾星，妨着小少爷啦。”

金老歪连忙把身子又往算卦先生跟前凑了凑，急切地追问道：“先生，你说咋办吧，有办法脱开这个灾星吗？”

“办法嘛，有倒是有的，可就是——”算卦先生挤挤眼睛，伸出三个指头来比划着，“灾来了，有三条：一是招，二是躲，

三是消。招灾当然不好，这谁都知道；躲灾是软碰硬，可以逢凶化吉；消灾是硬碰硬，两命相克，必有一亡。我看还是取这第二条，让小少爷躲一躲好。”

“躲？”金老歪觉得这话有伤他的尊严，咬咬牙说，“躲谁呀？我金老万一跺脚，连大黑山都得颤悠！在这一带，从来就是别人躲着我，还没听说我要躲别人！这灾，我不能躲，一定要消，看看谁敢妨着小少爷！”

“那是，那是！”算卦先生连连奉承着，“话是这么说，可到底咋做为好，还是老爷自己定夺。我看谁也不能比小少爷的命大，有点小病小灾不得事。”

“好，好，”金老歪一摆手，吩咐阴阳脸说，“先领算卦先生去领赏钱，吃喜面去吧！随后马上派人到各家去给我查一查，把全屯里属鸡的都给我报上来！”

阴阳脸连声答应着，领着算卦先生走了。

张东合一直站在门外，心里惦着借粮的事，对金老歪打卦算命的事，听的囫圇半片，一点儿也没往心里去，好不容易等到算卦先生一走，这才推门进屋，先给金老歪道了个喜。

金老歪扭过头来，看了看张东合，咳出两口粘痰，哑着嗓子问道：“咦，你还没走哇，不就是道喜嘛，你的意思，我已经知道了就行了！”

“我还想……”

“想什么？”

“想让东家再接济一步，借给我几斗高粱，家里又揭不

开锅了。”

金老歪翻弄着黄眼珠子，想了想说：“好吧，看在咱们是老东家老伙计的份上，我可怜可怜你，来年给我好好干，啊！”说着他拿起笔来，顺手开了个条子。

张东合接过这张条子，按下了手印，说：“唉，日子本来过的就艰难，屋里的偏偏又生了……”

“甯，又生了！哪天生的？”

“就是头一个月，八月二十三，和小少爷是一个日子。”

“啊，你胡说些什么？”金老歪浑身突然抖动了一下，眼睛鼻子都挪位了，大下巴哆嗦着，呼呼地喘着粗气。

张东合摸不着头脑，不知道金老歪突然犯的是什么病，手里拿着那张借据伫在那里了。这工夫，阴阳脸跑进来，推开张东合，一直走到金老歪跟前，慌慌张张地说：“老爷，太太请，请您快到后院看看，小少爷又犯病了，手脚都抽，抽……”

金老歪听了，脸上的横肉哆嗦了一下，腆着个大肚子，慌慌张张地走了。

阴阳脸跟在金老歪屁股后头走了几步，又回过头来对张东合吼叫道：“你他妈的等着，万一小少爷有个好歹，就拿你是问！”

这时候大院里的笑声没有了，后院里闹腾起来，从上房传出一阵呼天号地的哀嚎。过了一会儿，阴阳脸急头败脸地从里边走出来，把张东合拽到账房，逼问道：

“怎么，你老婆又下了个崽子？”

张东合气愤地瞪了他一眼：“拿人话说，是生了个孩子。”

“哼哼，好啊，啥时候生的？”

“八月二十三。”

“男的女的？”

“男的。”

“属鸡的？”

“对，属鸡的。”

“啊？八月二十三，男的，属鸡的，你他妈的真会生，为什么偏偏生在这个日子！”阴阳脸突然暴跳起来，“真他妈的该死呀，你这个丧门星，冲了老爷家的喜，犯了少爷的‘相’，该死，真该死！”

“嘿，杨管家，我又不是送生娘娘，这生日时辰我怎能管得着呢！”张东合觉得金老歪家这么蛮不讲理，实在欺人太甚，就顶撞起来，“再说，东家的少爷是金藤上结的果，我家孩子是苦蔓上长的瓜，他享他的福，我受我们的罪，两根蔓也搭不到一起呀，生日不生日的有啥相干！”

阴阳脸一听，更是火冒三丈，拍着桌子咋唬道：“姓张的，你他妈别忘了脚底下踩的是谁家的地，头上顶的是谁家的天！我明告诉你，你再能耐也蹦跶不出金老爷的手心！”说到这里，他顺手把账簿子打开，“叭”一声往张东合眼前的账桌上一摔说：“老爷要我问你，你是要一家，还是要一人？一句话，痛快说吧！”

张东合不明白他这话的意思，只是看着那本弄得他家

破人亡，压得他透不过气来的阎王账，心里又气又恨，一时楞在那里。

阴阳脸嘿嘿冷笑了两声，说：“还是放聪明点儿，别不识抬举。你不是要借粮吗？老爷说了，只要舍得你家那个小崽子，那就有新粮可借，旧账还可以不还，保住了大人，往后还愁没孩子？要是舍不得这个小崽子，那老爷可就不客气啦，连本带利，你一共欠老爷家三十二石粮，定要本利还清。我看你呀，恐怕是砸锅卖铁也还不上这笔债，到那时候，你就到监狱里蹲笆篱子去吧，家里的老婆孩子谁养活？”说到这里，阴阳脸压低了声音，装作同情的样子说，“唉，现在你舍不得一个，到那时候就得搭上全家。这要是我呀，我一定选这前一条路，舍了孩子保全家。”

张东合两眼冒火地问道：“你老爷想干什么？”

“哼，老爷刚才说了，你家小崽子和少爷犯‘相’，两命相克，必有一亡，小少爷是贵子，你们那个是贱货，只要小少爷在世，他就不应该活着，你得趁早，嘿——”说着，阴阳脸眼一瞪，牙一呲，把两只瘦骨嶙嶙的手使劲往起一合，做了个掐脖子的姿势。

“啊，你‘善德堂’这样作恶啊！……”霎时，在张东合眼睛里，金老歪、阴阳脸真象恶狼一样，正张开血盆大口向他扑来。他又看了看自己手里金老歪开的那张要命的借粮字据，愤怒地把它撕碎，扔掉，向大门外冲去，一路呼喊着：“你们这些狼心狗肺的东西，我们全家情愿都饿死，也不能拿自己的亲骨肉从狼嘴里换粮吃！”